

中国博客之星
CHINA BLOG STAR

丛书主编 邓永标

在黑暗里的感觉很平静，仿佛回到生命形成的最初，没有光，没有影，没有声音，最初与最后形式是如此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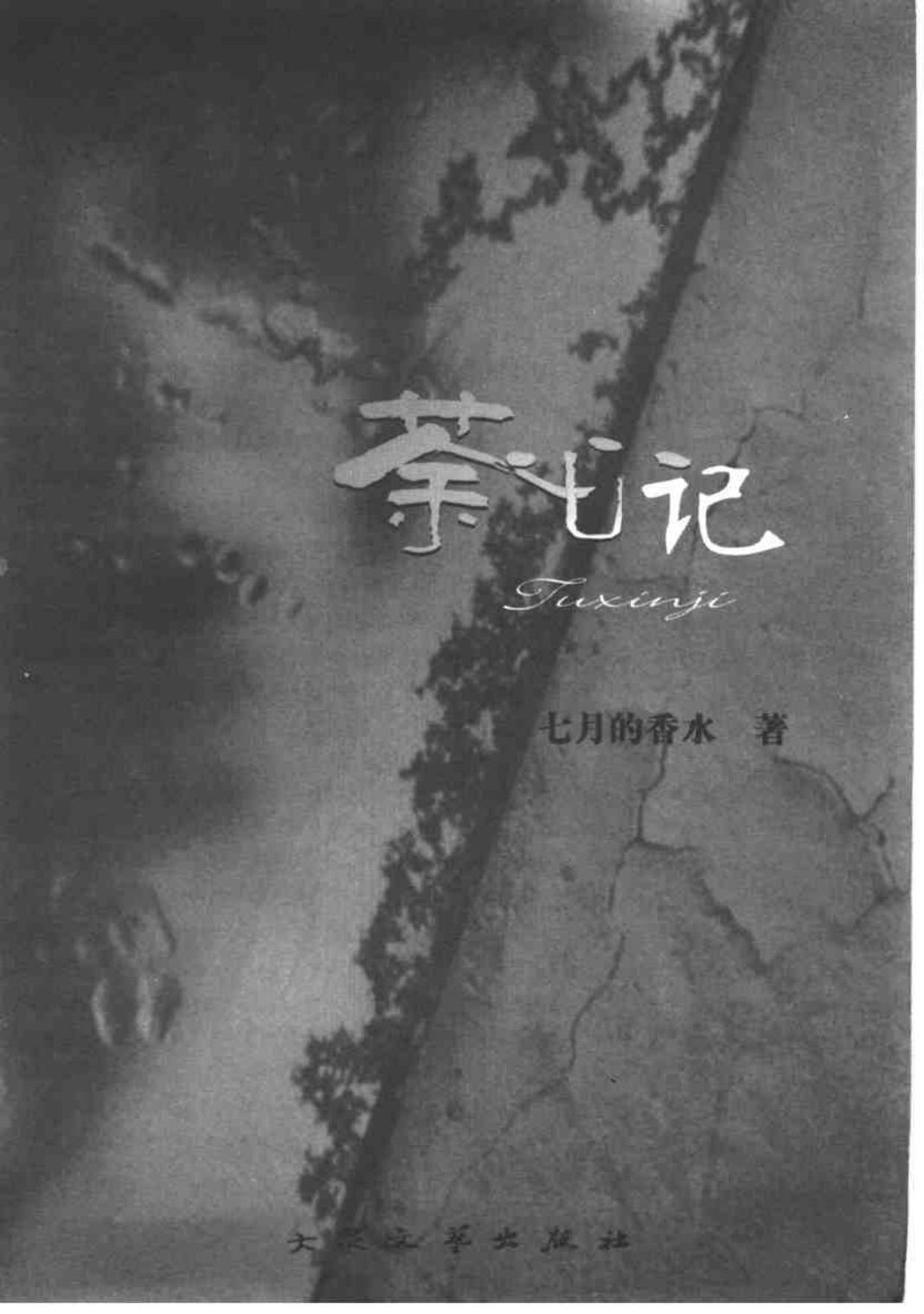
茶心记

Tuxinji

七月的香水 著

博客

大众文艺出版社



茶心记

Tuxinji

七月的香水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心记/七月的香水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6. 8
(中国博客之星/邓永标主编)

ISBN 7-80171-834-8

I. 茶… II. 七…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8776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湖北开元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1230mm 1/32 印张:9 字数:225 千字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湖北印刷

ISBN 7-80171-834-8/I 267

定价:100.8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原名刘莉莉。香水女子,又叫ECHO。巨蟹座。喜欢写字,旅行,阅读,电影。

键盘前默默敲打的女子,为任何似曾相识的细节感动。

与文字纠缠。试图在文字间困囿和舒缓自己。此生最大理想将文字延续,杜撰爱情。

愉快地生活,忧伤地写字。

BLOG [Http://blog.sina.com.cn/m/echo756](http://blog.sina.com.cn/m/echo756)



 **中国博客之星**
CHINA BLOG STAR

茶心记	七月的香水
时光梳	陌上桑
千里烟bo	千里烟
穿越喜马拉雅	董 静
博一博非洲就笑	沁 涵

博客图书编辑部投稿邮箱

8299288@163.com



长篇小说

茶心记

日子是沉疴 / 1

青春缝罅里的尘埃 / 11

缜缜的空洞告白 / 21

空气里缄默的秘密 / 28

初长季节里的暗疾 / 37

一场葬礼及其他 / 44

城市里微薄的茶靡 / 53

一次倾诉的完成 / 65

逃离一场绝望的欢好 / 75

写在时光里的过错 / 82

终是相撞一场温暖的短见 / 90



短篇小说

- 海啸蔓延过的爱情 / 99
- 那次死亡事件是爱情 / 119
- 青春是场瘾病 / 133
- 此生再无良人 / 140
- 失去左边乳房的爱 / 154
- 容我茶糜 / 161
- 夜妆 / 175
- 与你绝望地逢过一场 / 185
- 写在掌心的名字 / 196
- 假装一世亦成真 / 205
- 寻位纪 / 218
- 隔壁A座的露台 / 236
- 不过都是路人甲 / 247
- 等——是个势利的姿势 / 254
- 无处言伤 / 261
- 这出戏无关归宿 / 268

茶心记

日子是沉荷

茶



記

午间的阳光平铺直叙，明晃晃的。胭嫫一头冷汗从床上跳起，发疯似的往外跑。撞上门口的父亲，父亲的身上有好闻的烟草味，这个男人抽烟是有一个漫长的手势。他的身上的烟草味是胭嫫童年惟一温煦的线索。

他居然拦不住瘦弱的胭嫫，只得任由她飞奔，在她身后紧随。胭嫫心里莫名恐慌加剧，飞奔的快感随着心悸令到她眼角的红痕由浅红转为嫣红。她希望是梦境，她担心成真。

芦苇苍茫冲天，胭嫫碎小的脚步急促焦急。令她惊恐狂奔的一幕并未出现。所有剧情总是来得太晚，过程却是充满惊睨。未知的，紧扣于心。

胭嫫听到母亲的声音，另一种语言般的难懂，晦涩。母亲的面上却是从未见过的喜悦，沉溺。她的身体尽力蜿蜒在另一具强健的身体之下，声音柔弱，芦苇丛里弥漫甜腥的身体气息。天空下那身体的美，强刺入目，让人晕眩。

衣不附体的凌乱，慌张的神情，倏忽而过，又拉得细长，胭嫫多年后都记得。胭嫫的眼神刹那间失去当初的焦灼。她愕然望着陌生的男人与她的母亲。她记得父亲已经站在身后，他的手上烟雾缭绕浓烈，看不清他的眼神。父亲未说一句话拉住胭嫫就往回走。

那个夏天出奇的潮湿、抑郁。胭嫫本就不年轻的父亲更显苍老。父亲急速苍老，一个夏天原来可以很快，很快地改变。女人在男人的沉默里逐渐苍白。父亲的沉默是尖锐的武器，让母亲心生罪孽，缴械



待降。由最初惴惴不安的等待到眼神失散地飘余，渐渐涣散。

她看胭嫫的眼神是一枝剧毒的镖，在胭嫫身前身后狂飙乱穿，在她稍稍安静的时候。多时，她站在窗前手里抓住木栏大声吟唱一首歌谣，那词是陌生的，胭嫫印象中没有听过。她一遍遍地唱着，仿佛可以一直唱下去，不厌其烦地唱下去。

她撕光了衣服绝望地咆哮，撕扯自己的头发，嚎叫。惹得街上的人群围观，指点。隔壁六叔家的茶餐厅忽然多些食客，端着馄饨面的大碗或是冻鸳鸯的杯子蹭在人群里热烈观望。喧闹间胭嫫会想起那天令她不顾一切狂跑寻找的画面。怎么还没来到。怎么还没来到。那画面一遍遍在胭嫫的脑海里浮现，就如她一遍遍吟唱的歌谣。

胭嫫不太明白当日母亲到底做了些什么，那些身体的迹象对于一个女生来说是陌生的，只是后来在母亲的狂乱行为与疯言疯语中了解到一点端倪，胭嫫用与父亲一样的沉默与母亲对抗。她明白羞耻两字后，开始暗地里对她的诅咒，已疯魔的她却是一无所知。照样把饭菜泼洒身上，用手一点点捡起身体上的饭粒，仿佛这样她才吞下去。

握紧手上的尖刀，她说，你可是要债的，你不给我好过呵。你推我落悬崖，是你呵……她的声音锋利过手里的刀刃。青刃映着胭嫫眼角的红痕，血色更艳，青光暴寒。胭嫫闭上了眼睛。天，你如这样要我，你尽管要去。胭嫫的身体在她手中慢慢下滑。

老父奋力去抢母亲刃下的胭嫫，尖刀刺入他的掌心，血一涌而出。父亲第一次把母亲暴打，风雨急疾地拳头带着血痕横加在那个已疯魔的身体上。没有哭泣叫喊，女人的，胭嫫的，只是拳头撞裂身体的沉闷响声，咚咚，好有力。所有停下时，静寂得让人疯狂。女人夺门而出，门打开的那一刹那，风直灌入心。

老父靠在墙角，无声涕泣。这是胭嫫第一次看见男人的眼泪，她记忆深刻。浊黄的灯光下，亮晶几许，下滑，破裂。他缓缓地蹲下，埋头抽泣。声音抑在喉间，鼻歔混浊。胭嫫缩在一角，没有悲泣。他没有寻她，那夜。

茶



記



终是到来,那一幕。

她的身体沉溺后飘忽了上来,惨白的,肿胀的。天色已暮,芦苇灰黄,风吹起,摇曳一片。清楚可见她的神情有丝安宁。胭嫖的心冷却了。仿如经过漫长等待才看见的结尾,丧失了欣喜。她最初却是因为这一幕,才焦灼寻找,才会在烈日下顶着心悸奔跑。她远远地站在人群里观望,如其他观望的人。

那一年冬天并不是很寒冷。胭嫖记得,她九岁,她闭上双眼时,心如虫噬。母亲肿胀的身体仰卧于水面,四肢肿胀犹如变异的白色藕节,松散,无力。肿胀的脸就像挂在菜市场里猪头,庞大,狰狞。不知道最后一秒她仰望的天空是夜还是昼。

第一次经历的死亡事件仿如一场预谋。那时开始她会看见与自己有关或是无关的人,一些他们自己料所不知的事情。幼小的她会端详自己的脸,胭嫖,你的故事呢?是怎样的书写?

没有玩伴,从来如此。她不需要,有的东西从没以概念以方式出现过时,不会觉得是必需品。小孩的势利是不加掩饰的,如一屋暗灯被拉开厚重的幕帷净是刺目的强光。取笑胭嫖脸上红痕和母亲的病魔死亡是他们童年生活中乐此不疲的剧目。没有胭嫖,他们的快乐会大打折扣。

人说,你的女人毕竟比你年轻如此之多,帮你生下一囡女,只要在家里煮饭洗衣,又去管她心里所想如何?胭嫖沉默的父亲是他们无所事事时开导的主角,众人不过是茶余饭后拣个话题说说,有如剔牙。胭嫖憎恨这些貌似善意的循循善诱。是绵里的针,涂上毒的糖。

老父没有再娶。娶上她已是奇迹,在他灰旧的一生里。那光亮只是一瞬间,剩余的时间是一生的晦涩来陪葬。胭嫖在别人的闲言碎语里断续知道,她嫁他时不过是为了把另一个男人忘记,不过是想让家里的人过得好一些,人是忘记了,心却从来没有停下。幸福也被廉价买断再无销售。她在他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就去偷。偷来的快感永远比家里摆放的有吸引力。哪怕是一晚半宿,只要不是他给的,其他任何一个男人,她照单全收。她病态地追逐着一个个家庭之外

茶



的男人,却又保持着妻子的名分,只是对床上每日相对的男人很少尽义务。

他越来越衰老,他的眼光迟钝地停留在胭嫫的脸上,会令到胭嫫很不舒服。难以言说的不舒服,就如一只汗渍的手抚摩颈间的皮肤,湿润的,黏黏的。她逐渐长大,他身上的烟草不像从前让她感到温暖。反而像雨天的霉味,凝结在鼻息,挥之不去。

在他的目光追逐下,胭嫫的面容越来越像极疯魔死去的母亲。虽然在母亲生下胭嫫的时候,用悲哀的目光怜悯地看着丑样的囡女。她至死不知她的因子在胭嫫的身上蓬勃生机。这样的复制令到年老的父亲有着病态的追昔。

尧在一个秋天出现。他在那枯萎的芦苇丛边支起画架。胭嫫远远地望着这个男子。面上的胡须杂乱并不影响他的眼眉干净。她走了过去,站在他身旁。看他的画,芦苇在这个男人的笔下疯狂滋长,变样地滋长。天空很暗,有鸟飞过,却只是影子。

没有言语的胭嫫,一连几天都看着尧。尧并不理这个小女生。他抽烟点不着火,她伸出手心试图帮他挡些风向。尧点燃了烟,对她笑了。这个笑容是胭嫫在她母亲死后的日子里惟一感受到的余温,她也笑了起来。

尧问她的名字。她说,胭嫫。你呢?她问他。她的眼神不像孩子。尧说,尧。然后她安静地坐在尧身旁看他调着暗淡的颜色,看他笔下的天空,变形的芦苇。少不更事的她渐渐流连在每一个尧来绘画的日子,她脸上阴霾的表情在尧在的时候逐渐褪去。

尧教她线条,教她构图,教她光与影,看她很是伶俐聪慧。送她笔墨纸张。她的声音在他面前变得很张扬,多数时候沉默着看他画画。尧住在小旅馆里。他是一个成年人,不会和一个孩子说起往事。多年后,胭嫫只记得尧的样子和他的画,其他,一无所知。

记忆里胭嫫不知道尧在芦苇边绘画了多久,仿是一生。因为那时日子很长,每天都可以看见尧。她喜欢他手把手教她在画布上涂抹的时候,他的胡须若隐若现地扫到颈间,一阵酥痒。她会转身大

茶



记



笑,看着尧略显沧桑的面容。

尧用手抚摩她的头发,她屏住气息呆望着他低声说,你不笑我脸上的红痕。尧说,他们笑你?胭嫫点头。尧把娇小的胭嫫搂在怀中。胭嫫的心有种微微的疼痛,她把头埋得更低。她很久没有被人拥抱。以前只是父亲的拥抱,母亲很少用身体靠近她。尧身上的气息,随着呼吸融在胭嫫的记忆里。

她和尧相处的时间里,暂时忘记那场像预谋的死亡忘记父亲忘记老屋的沉溺发霉的气息,她和他亲近,并且愿意。一个陌生男人。她不知道时间的含义,她年少得不能背负记忆如此沉重的东西。

尧给胭嫫的拥抱很温暖,她觉得是秋季午后的阳光。他的烟草味和阳光的味道,是一个记号,写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当她是个孩子,她只是个孩子。一个早熟而敏感的孩子。因为欠缺关爱,才生性孤僻。他教她画像,给她糖果,也无多话。

那个秋天很短暂。美得刹那间不知去向,不可寻觅。有时尧还没有来,她就在空旷芦苇地伸出双手一路狂奔等他,她爱上这个姿势,如触摸风的边缘。闭上眼睛,就会插上翅膀,在云间飞翔。年少的快乐总是很容易满足,也容易走失。

天色微晚,暮色四起。风中的空气有些潮湿,那天奔跑了许久,没有看见尧。她孤身一人置身风中,很弱小。从遇见他的时间起第一次没有看见尧,她莫名伤心。那种苍凉过早地占据她年幼的心。因为她懂这苍凉心又生出一丝喜悦,这喜悦在她生涩的身体里悄然蔓延,逐渐强大。这强大的喜悦令到她悲哀,她哭泣起来。

她想看见尧,一定要看见。这个倔强的信念令她发疯。她试图想起他说的地方。所有的找寻都是亦步亦趋,小旅馆里,胭嫫站在尧的面前。胭嫫看见他时,觉得生冷的旅馆也顷刻柔和起来。

尧吃惊地看着胭嫫,他没想到这晚这小女生带着倔强的表情站在他面前。他带她洗脸,带她吃饭。胭嫫默默地跟着他,很乖巧地坐在他身边吃饭喝水看他抽烟。刚才找寻他的疯狂如一件被熨平的衬衫舒展不见皱褶。

芥



尧告诉她，他要离开。她点头，就是我再也看不见你了。她看到他后平静下来。你很乖，他抚摩她的头发。你帮我画一幅画，另外，我不是孩子。她强调着。他看着这个小女生，她有些乖戾的目光流露，直逼他内心。他被这种直透的力量惊悚半秒，他奇怪小女生的目光令他有丝难堪。

尧的房间很整洁，他的行李已收拾。他把画架支起，转过身来，胭嫫的身体无一丝挂物。她望着他，她瘦削的身体呈现在他面前，没有一丝隐瞒。他画过很多女人的身体，身体不过是线条光影色彩的组合。胭嫫还是孩童的身体，令他震撼。震撼她的眼神，她孩子般的身体藏匿的某种力量。

你冷吗？他问起她。她微笑，摇头。他把灯罩朝她移近，令她可以温暖些。她柔嫩的身体像一朵早开的花静静在他眼前，看着这个男人一笔一画把她记起。那张很多陌生人睡过的床，白色的床单上残留着尧的气息。她躺在上面面容恬静，静看这刻，是她的。不属于任何人。她的快乐悲伤一下涌入心头，这极大的喜悦痛悲把她的心渐渐丰盈。

尧逐渐完成一个美丽得让人心焦的小女生躯体。因为稚嫩，无尘，怕这美丽半途夭折，怕她某天势利成长，所有纯真消逝殆尽。这刻是她的，何尝不是他的。这个秘密因为会无疾无终就此完结他才迟疑笨拙地完成。

他将她赤裸的身体搂来怀里，紧紧的。如果他还有其他的动作，小女生不会叫喊，不会挣扎，在她的童真的眼里，他看到有丝期许。他的呼吸有急促，有忙乱。她给他的感动掺杂着欲望堵住他的胸腔，他焦灼地闭上眼睛。

没有把她当成孩子，这次。也只是一个拥抱，仅此。人生如若只一秒，这秒很长，对她来说。他松手的滑落一个梦魇的时候，一群人拥了上来，为首的是她年老的父亲。众人蜂拥而上，她听到今生最秽秽的语言将她的幼小撕裂，她无法辨知她是不是如人所说那般污垢。她又觉得尧会给他们打死。天堂到地狱原来只是一步之遥。她叫喊

着推着众人，裸着身体。

她哆嗦摸到不知是谁跌落的尖刀，将刀尖对着细白的颈子，嘶声喊停手。有血珠顺着脖子往外渗出。出去、出去！不出去我死在这里。转过身来，望着老父狂喊，他只是帮我画了一幅画，并且是我自愿。我——自——愿。她的脸透着青白，倔强的眼神直刺众人。

穿好衣服，胭脂。尧的手还被人拧着，他沉着头说。画纸被人踩踏得破皱，老父将画拾起。众人松手，退了出去。声音却在嘈杂起伏，有人说送去公安局，有人说叫尧赔钱私了，有人说将尧阉割掉。

滚、滚，全部都滚。她歇斯底里地在房间狂叫。披上衣服她冲出门去，她朝着众人吐口水，你们不是想知道他有没有干过我。没有，没有。那个字说出来的时候，她已是苍老。她暴躁得像一匹野马，她想死。想毁灭。多年后，她知道毁灭是件很轻易的事情，而下决心却很艰难。后面有老父的声音，有尧的声音，有很多人的声音。

她冲向公路边的车时，她想起尧，她如果死了，尧全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她的头脑急速清醒。她停止的动作太快，身体踉跄倒下，车子呼啸而过，听到人声咒骂。尧的手一把将她抱住。好暖和的拥抱，一秒钟前往前冲去，就没有这样的拥抱。

老父的脸吓过惨白，她懂他的惊恐。她笑了起来，就像摸到一手好牌。众人终于散去。尧的额上一手一脚冷汗冒心。说不清呵，说不清。

他走在她前面，脚步稍快。他有罪恶感，他拥紧的她的下一秒。所以那些如雨点的拳头脚踢，他认为是报应。这小女生很不祥和。他也知，就此别过，再无相见。送她回家的路上，一路无话。胭脂，他望着她。你回去吧。已看见路口昏黄的灯光。你等我，尧。她没叫过他叔叔或是他的名字。这次，却是叫出了口。尧，他只告诉她一次的名字。

她飞快前跑，他看见她进一间灯光暗然的旧屋。老父呆坐椅子边，叫她，胭脂。我不要听你说话，她叫到。你想不想我死？她站住问老父。老父唉一声，好长，好长。

茶

記



她翻开柜子,取出那些宝贝,匆匆出门。对着老父的失意,她有丝恨意和得意的快感。手里拿了一叠白色的画纸。昏黄灯光下他看见的全部都是他的样子。正面,侧面,背面。她能想到的都用画笔全部记载。他霸道地进入了一个小女生的世界。她也用她稚嫩的方式,给他重重的一击。他应该懂,懂她的暴戾和倔强。

我们交换。我只留下一张。胭嫫仰望着他的脸,微笑着。她的头发她梳好的,没有凌乱痕迹。刚才那一幕仿如是个噩梦。尧看着她花开初年的小脸,递给她那张被诅咒的画像。他有诅咒过,如果他水洗不清时。诅咒她,诅咒自己,诅咒那该死的画。那张画像在推搡间撕掉一角,凌乱脚印就像他的心情。慌乱世间美好丑恶瞬间交替,让人防不胜防。胭嫫,用心画画,你会画得很好的。他笑起来,眼角有淤青,嘴角的伤口裂开来。他觉得这样有些敷衍,而这女生又让他手足无措。昏暗的灯光下他的牙齿洁白的,头发被风吹乱了几缕。拍拍胭嫫瘦削的肩,他毅然转身。

胭嫫一直微笑着看着他离开,直到他的背影在街头消逝不见。隔壁六叔家的茶餐厅早就打烊,遗留外间的灯火忘记熄灭,散发清冷微光。她手中捧着最后一张他的和她自己的画像,她开始哭泣,哭得全身软弱无力。她太年幼,不明白爱情二字,然她知道,这样的转身就是一生一世的不再相见。

她不明白一生有多长,但是,从现在开始,叫尧的男人将不在出现她的世界。不再教她画画,不再拥抱她,她将不再看见他的笑容。连影子都触摸不到。甚至连她的哭泣他都不知道。她想起这些时,她又觉得她是肮脏的,那些人的话语加重了事件以外的肮脏感。那些最初的美好和最初的丑恶在她的大脑里轮回侵蚀她。

四面的风吹来,刮得脸生痛。很多年后,胭嫫记得那晚,她绝望地哭泣。当时,她并不懂绝望二字,犹如不懂爱情。可是,她很痛,泪水决堤而涌。想起疯魔死亡的她,想起年老父亲的目光。想到人说的污言秽语,想起刚才暴雨般的拳打脚踢。她哭到抽挛,哭到作呕。

在她的世界里她还找不到任何感情的字眼来概括这样的痛,惟

茶
水



記



唯一能表达的方式,就是她的哭泣。真有花事一场,就在这晚,也在她泪水决堤时湮没了。不见花尸艳骨,统统冲走。

她梦见两个房间,一个黑色,一个白色。只有一扇门。她来回地走进白色和黑色的房间里。黑色的房间里看不见自己,白色的房间里眼睛被刺得睁不开。她来回地走动着,焦灼不安。

醒来时,屋外很安静,她看到老父关切的眼神,她转过身,用背对着。她不想和任何人说话。那天开始。

她对老父形同陌路。她开始憎恨这青天白日。不言语。那一年她实在想不起她是怎样的样子把自己封在一个狭小的壳里。人们的眼神她不理睬,她的悲伤抑郁穿过人们的眼神,顺着时光飞奔,日光好强,头深深卷在身体的阴影里,原来这是生的痛。她学着静默地对着没有血的伤口。

她无心上课,即便是上课,手上的笔都在画一个人像。时间飞快地流失,她的笔法越来越娴熟。老父不在家的时候,把尧的画像和她的画像小心置于床头,光影簇动,她望着曾在她笔下生成的他的笑脸,细细揣摩,顺着他的轮廓。她看着她赤裸身体的画卷,有一角残缺。她脸上会有丝不易察觉的轻笑,抚摩画中女生娇小的乳。不洁感又如潮水般涌现。闭上双眼,年少的胴体指甲缝隙里都是寂寞的尘埃,轻轻抖落,随风轻舞。

轻与重之间日子缓缓而下,没有印记,却让人记忆深重。

母亲的流言还未完全平息,街边的风言风语已如火如荼。有其母必有其女。被陌生男人在旅馆褪其衣衫是个浓烈的丑闻,流言蜚语里她和疯魔的她一样让人津津乐道,没有她和母亲这条老街定会少许多用口水来娱乐的时分。她记得人们每一句话说话,每一个眼神。有时在半个停顿间,她问自己,是不是如人所谈。事实真相,是这样吗。久而久之,人们累了,于是,会停住。任何,任何。她的愤怒暴戾在尧被殴打那夜仿佛是极尽。尧走后的日子里,她的世界静寂无声。

她的身上流淌第一次经血时,她隐约记取幼时她看见母亲用纸垫住。她满屋地找寻比较柔软的纸,遍寻不着。她用硬朗的纸粗劣

茶



記



地叠着长条型，老父进屋，她生硬地把那丑劣的纸和她羞耻的心藏在被褥下。原来羞耻在初年是这样的不堪，只是不堪的又何止羞耻。

老父不知她藏着什么，缓缓走来掀开被褥一角，看见她叠的不成型的纸条。强烈的羞耻激怒了她。她开始嚎叫，她把头冲向墙，她想把这发霉的屋子掀翻，烧尽。连同她感觉屈辱的心。那是她生平第一次属于女子身体的秘密，夹杂了那次事件的不洁感，摊在一个年老总是端详她样子的男人眼底。那一瞬间，她又是一个暴烈女生。

老父任由她发狂，把一些散钱放在桌上，说，自己去买一些卫生用品。他的洞悉令到她发疯地想消失。想离开。她想起了尧，那个倒霉的男人，还想起了那个疯癫死去的女人，她的泪水汨汨而下。

胭脂眉睫眼翳提醒着这个年老的男人曾经有个美丽的女人他拥有过，也被背叛过。母亲曾经背叛的经历重复她对父亲的无语言说的羞耻心。他当她是除了母亲以外的宝，他又看见类似的经历在她身上发生。羞耻，是个镜子，彼此照耀着老小，不得安宁。衰老在老父的身上已尽完结终将衰退，而胭脂的青葱一夜之间开枝散叶，附满整个阴暗角落。

日子是个沉疴，难于治愈。病根已消除，留下后遗症绵长地让父女尴尬面对。即便是关心的眼神也让人如负重托。父亲望她的眼神如火烫颜，如荆棘双目。这种隐晦的神情，不能揭穿而随之敷粘，如随身贴疮的膏药，不能撕裂，不能扔弃。却深知那膏帖之下掩藏怎样溃裂脓疮的伤。

她在夜间突然醒来时，赤脚走向门旁用纤细的手指拨弄简陋的门闩，再一次确认是牢固的，踏着一地月光的碎影立在那扇狭小的窗前，检阅自己瘦小的身影。一屋的凉露侵蚀人心，试图抱紧自己，也只是个微弱的姿势。

她明白她怕什么。那是别人的秽语后得到的提醒。

老父靠在床边，口水溢在口角。胭脂……他喊她。她埋头在纸上画着，听到他的声音渐行渐远。她想他是要一杯水。她起身，去拿杯子。递给他时，看见他的脸上有泪痕。她没有叫他，端着水